



# 城市猎人

CHENG SHI LIE REN

李治邦 著  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20

-66

# 城市猎人

李治邦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城市猎人 / 李治邦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 
2001

ISBN 7-5306-3233-7

I. 城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9757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

邮编: 300020

e-mail: [bhpubl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bhpubl@public.tpt.tj.cn)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2 字数 192 千字

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 5000 册

定价: 16.00 元

## 1

刚刚立夏,太阳费了好大的力量才勉强下山。天一黑,在这座海滨城市的东南方向,就预示着一场血雨腥风。因为,东南方向有一群群的新建筑物,还没完全竣工。只有一条新修好的道路通到建筑物里面,两边都是擦着的钢筋水泥。

城市里的两拨流氓因为一个叫于红的女人发生冲突。各自的老大都看上了于红,而于红的姿色在圈子里边是有目共睹的,在所有的迪厅里,她只要在高台上一戳,随意而舞,全场的人就会疯狂而动,直跳到天昏地暗为止。于红放出话来,我谁也不跟,除非谁把谁制服了。于是,这边的老大阿强,那边的老大车夫,各自纠集更多的人投入了一场混战,使双方都有多人受伤。事态进一步升级,到了这天的傍晚,夜幕刚刚拉开,有四十人分别聚集在建筑物的一号楼附近,阿强鼓动大家,我不是为了一个女人,让弟兄们卖命,而是为了证实咱们的实力。而在三号楼附

近的车夫，也是毫不含糊，他说，我就是为了于红，于红不依附我，咱们就别想在这出人头地。

车夫带着一伙粗壮的汉子，拿着铁管、木棍、砖头跑到一号楼去挑衅，在半路上与过路的四川的民工单国安和董得水打个照面，领头人车夫不问青红皂白，上前就殴打这两个民工。另一伙首领阿强听到这边有动静，也赶过来，可巧的是两个民工正往一号楼跑，手里还拿着随手拣起的钢筋。阿强问身后的人，这是不是车夫那伙的？有人回答，是。阿强不假思索地吼道，给我打！这句话还没落音，后面就有十几人把这两个全然不知所以的民工围住殴打。无奈，单国安和董得水死命逃出重围往五号楼附近跑，后面的人就边喊边追打。单国安和董得水跑散。单国安往前跑时，正与迎面赶来的车夫一伙遭遇。车夫误以为是阿强的人，用砖头把单国安砸倒，随后他手下的人赶到，一群人开始疯狂的暴打。

阿强等人赶来时，看到这个场面不知如何是好。还是阿强聪明绝顶，知道双方都打错人了。便低声喝道，要出人命，赶快撤退。于是这伙人借着夜幕悄悄离开，后面的单国安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七窍出血。车夫一看不好，知道打错人了，就把单国安送往医院。半路上，阿强突然率人冲过来，阿强手下把车夫的胳膊用刀子划破长长的一道血印。车夫继续抱着单国安往医院跑，阿强在后面猛追猛打，车夫只好打打停停。送到医院时，单国安已经闭上了眼睛。阿强在医院门口率领人立即散去。单国安，这个淳朴的民工本来抱着老老实实挣钱的想法来到这座海滨城市，没想到无端地被这两伙暴徒活活折腾死。

公安局把车夫等十八名流氓犯罪案移送给市检察院，接手的是检察院的郭文良，一个传奇式的检察官。他结婚没多久，妻

子美歌是外贸公司的白领，表面上秀丽而温柔，可实际上是个十分有心机的女人。郭文良一米八二的大高个子，阔鼻子，浓眉毛，两道目光烁亮，办事很果断，就是太要强。他从政法大学毕业后，在检察院的起诉科呆了四年，经他手的案子能堆成山。四年来，他带领小组办了四十多个案子，在全市都是响当当的没有栽的。有人说，谁的案子要是到了郭文良的手下，算是完了。有人在他家的门上贴下一个告示，上面赫然写道：郭文良你放明白点，不然，小心你的脑袋！有人偷偷把他的摩托车点着了，等他发现时，崭新的摩托车早已经燃为了一堆废铁。有人突然用黑布从后面罩住他的头，把他臭揍一顿，浑身没有明伤，但有半年郭文良都不能直起腰来。一个被投进监狱里的罪犯对他吼着：我操你妈的郭文良，你小子为什么总是站着！郭文良像一棵挺拔的松柏，巍然屹立。他用一身的正气，主持公道，伸张正义。

郭文良面对厚厚的案卷，他有些兴奋，这个案子是个大案，涉及到的人多达七八十，案件又十分复杂。因为这么多人殴打一个外地民工，致使死亡者有二三十个部位受伤。那么究竟谁是主犯，谁是从犯，谁又在怂恿，谁打的致命处，谁又第一个动手，站在什么位置，都得细致核实。这时，求情的电话打进来，保车夫的也有，替阿强说话的人也有，不少是检察院内部的人，更有郭文良的上司。郭文良在检察院的日子不太好过，嫉妒他的人太多。尤其是法院的几个人，死看不上他。眼睁睁，郭文良驳回了法院好几起案子，让法院的人栽了跟头。说来，检察院这边开始并不是由郭文良办这个案子，由于阿强的背景比较复杂，阿强的哥哥阿旺是全市一家著名公司的经理，所说著名是他在全市率先搞了股份制。另外，阿强的叔叔是法院的一个副院长。

检察长考虑再三就换成郭文良。因为郭文良是被全国检察院通报表彰的人物，脾气又倔又直，上上下下都不敢把他怎么样。检察长及时推出郭文良，就怕法院那边捣什么鬼发什么难。眼睁睁那个法院副院长资历很老，他提拔的人遍及全市法院各个部门。郭文良的直接上司，副检察长老周也很想通过这个案子在全市踢上几脚，案子在市里越轰动，影响就越大。现在阿强的律师们发现几条很有说服力的证据，阿强并不是首犯，只是踹了两脚，真正打人致死的是车夫。

开庭的前一个下午，郭文良看完卷宗，检察长找他问，明天开庭，有没有把握？郭文良肯定地说，能胜，因为车夫要救单国安，是主谋阿强从中作梗。检察长拍拍他的肩膀，你要不能胜，我就得挪挪窝，你说什么也得把阿强拿下。我听说对方的律师阵容整齐，尤其是车夫抱着单国安去医院，这条是很煽情的。郭文良说，再煽情也没有用，因为致单国安死地的是车夫他本人。检察长剜了一眼自信的郭文良，说道，这个案子咱们要是栽了，检察院就甭想在法院那翻身解放。郭文良沉吟，我试试吧。检察长挥挥胳膊，别试，这案子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

回到家，天已经暗下来。上司老周的电话顶进来，老周急匆匆地说，听说车夫请的律师里有你的老邻居老葛，你们关系不错，他看着你长起来的，你可要站稳立场哟！爱人美歌是个十分敏感的女人，见郭文良的神色不对，忙问，出什么事了？郭文良没言声，他心里反复琢磨，老周怎么知道老葛和我的关系？是不是领导们把所有车夫的律师都过滤了一遍，看看我和法院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络呢。美歌悻悻地说，我可是关心你，你别动不动就跟审犯人似的看我，我讨厌这个。她打个哈欠，郭文良从背后抱住美歌，一只手趁机伸进美歌虚掩的前衣，像章鱼般在两个

乳房间徘徊。美歌不由自主地呻吟了一声，突然跳起来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今晚，我不能和你有任何身体接触。郭文良惊诧地喊着，为什么？美歌咬着牙说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，我才和你上床。郭文良看着妻子紧张兮兮的样子扑哧笑了，你可从来没求过我。美歌拧着眉说，老葛刚才来电话，让我告诉你，只要案子公正了，一切就自然公正。郭文良冷着脸，这可能吗？美歌说，怎么不可能。法院和检察院都是国家的法律机器。老葛说的在理。郭文良眯缝着眼睛问，依你意思，让我听老葛的，不听，咱们都不能睡在一张床上？美歌说，老葛是你的朋友，又不是我的朋友，随你便。他对你的感情和教诲，我是听你说的。我不想和你办事，因为你明天就审案子了，不想让你在法庭上一脸的疲惫。你委屈睡沙发吧。郭文良不满地嚷道，这是哪家人理由！

夜深了，郭文良接到老周的电话，我看卷宗了，车夫领着一帮人把单国安打得折了六根肋条骨，胃大出血，肝脏破裂。他车夫不判死刑，天地难容。都这样，以后还有哪个民工敢进咱们这座城市呢。郭文良应着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郭文良重新爬上床，借着微弱的床头灯光，他入情地看着美歌那张清清爽爽的脸庞，睫毛长长黑黑的，把整个眼皮都覆盖住。美歌很像个玩具的瓷器娃娃。上大学时，郭文良在政法大学，美歌在外贸学院，两所大学隔着一座情人湖。所以，两所大学的关系就像情人湖一样黏黏糊糊。在文艺汇演的时候，俩人在联谊合唱团一起唱歌时，郭文良先看到站在前排美歌的脖子，他觉得这个女孩子脖子怎么那样白啊，白得像俄罗斯油画里白桦林的感觉。他想去摸，手随心动，竟然伸出来，他猛丁儿吓了一身冷汗。想起那段历史，他禁不住摇醒美歌，把嘴拱到美歌的耳畔，轻声说，不管我明天案子怎么样，我都要和你办事。我不能睡沙发。美歌迷糊地说，



你要给老葛回电话……

老葛是公证处的老公证员，同时也是铁嘴钢牙的律师。

郭文良和老葛住在一个古老的小巷里，那时，老葛是民政局的调解科长。后来恢复公证处，他才调到那里。他很爱吹箫，于是迷住了上小学的郭文良。他边吹边对郭文良讲解，古时候，用一排竹管连在一起，那叫排箫。我这个一个管的叫洞箫。

那条胡同，不算太宽，也不算太长，居住着几十户人家。没有泼妇恶汉，所以整个胡同，总是笼罩在祥和安静的气氛中。老葛住在胡同口，惟一的独院中，院内只有一间房，窗子开在胡同内。他姓葛，因为他长相老，才二十岁出头，邻居们都称呼他老葛。他也不辩解，用点头微笑，取代了一切礼仪。郭文良很喜欢听老葛吹那洞箫，觉得那声音奇特，很低沉。其实，他听不明白这声音究竟有什么奥妙。可每当一个人放学走在黑漆漆的胡同时，那柔和的声音就给他安慰，但这声音对他却是个谜。直到有一天傍晚，老葛开门出来，看到郭文良正趴在他门前逮蚰蚰儿，老葛让郭文良进了小院。郭文良问老葛那声音是什么？老葛笑了笑，从屋里墙上把箫摘下来，那是一个灰色硬塑料管，上面有洞。老葛告诉郭文良，记住了，这叫洞箫。他拉郭文良坐定，然后舔了一下嘴唇，把洞箫送到唇边，一缕轻柔的声音便飘旋出来。老葛看郭文良望出了神，就把箫递给郭文良，郭文良接过来，试了试，像放屁似的，没吹出个声音。老葛又笑了，说，把这根洞箫送给你，你什么时候吹响了，你就是成熟的男人了。

在老葛的调教下，当郭文良能够吹响洞箫时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政法大学。这个想法是老葛为他定的，老葛说，洞箫的声音传得远是因为它的低沉和音色。法律能够持久，是因为它帮助人们主持公道。两个意思不相关，但相联。当郭文良当上检

察官时，这条古老的小巷拆了。一家人收拾他的屋子，郭文良的弟弟文春，在门前的一堆破烂中见到了那灰色的塑料管，那只洞箫。它已经断裂，无法再吹出声音。文春问哥哥，你还要吗？郭文良有些惋惜地又把它扔回垃圾里。而老葛已经搬走，临走时吹了一宿的洞箫，把小街上的邻居们吹得心驰神往。

## 2

这时，美歌要去海口参加一个外贸订货会，她把好朋友于红叫到家里。说起来，于红的哥哥曾经追求过美歌，美歌没看中她哥哥，倒对这个漂亮的让人眩晕的于红有了兴趣。漂亮的女人和漂亮的女人互相羡慕，成了好朋友。有时，美歌工作累了就跑到于红的迪厅里跳上一番，跳得浑身是汗，每一根神经都松弛下来都沉浸在享受之中。然后，两个人找个僻静处，喝上几扎冷啤酒。于红是个招人眼的女孩子，活脱一个妖精。可偏偏美歌喜欢，她觉得女人漂亮了就该风月一场。这次，美歌派给于红一个艰巨而无法接受的任务，就是要跟踪郭文良。她始终怀疑郭文良和他手下一个叫琴的秀女人要好，而这个琴并不漂亮，就是有一头黑发，一身白得像藕一样的皮肤。她曾经到检察院找郭文良，看见过郭文良坐在桌子上，琴坐在椅子上一起吃饭，有说有笑的。郭文良看见美歌有些慌乱，端饭盒的手有些哆嗦。而琴却没有反应，依旧在椅子上稳稳坐着，冲着她简单地一笑，说，嫂子来了。事后，美歌质问郭文良，你这么高的个子为什么坐在桌子上吃饭，而小个子的琴却为什么坐在椅子上？一向伶牙俐齿的郭文良竟然没说出话来，只是傻傻地笑了两声。

美歌对于红说，这次我得去半个月，郭文良很可能会和那个

叫琴的女人在我家约会。美歌说不下去了，她伤心地瞅着那张丰硕的席梦思双人床，闭上了眼睛。美歌和郭文良结婚才四年多，她的心总是不踏实。她觉得郭文良的心不完全属于她，那个叫琴的女人不是个善茬，在和她竞争郭文良。

于红这两天的心情很不好，因为为了她，阿强和车夫把一个民工打死了。尽管和自己没什么关系，可有人放出话来，只要阿强和车夫有个三长两短，就会有人用刀子在她漂亮脸蛋上和屁股蛋子上多划上几道子，让她这辈子不得安宁。于红没敢把这事告诉美歌，她当初说出那句我谁也不跟，除非谁把谁制服了的话，都是一时走了嘴。她厌烦这两个下三烂的男人缠着她，只能用这种恶对恶的办法降服。可没想到这句话惹来这么大的祸害，一人死亡，那么多人受牵扯。阿强和车夫都进去了，都在拘留所里叫喊要办了。她想起母亲叮嘱的那句至理名言，红颜是祸水。于红对美歌摆摆手说，我不干了，你们两口子的事儿，我总这么人不人鬼不鬼的搅在一块儿，弄得我天天提心吊胆的，做梦都梦见郭文良掐我的脖子，你何必这样不放心他呢。是你的，就是你的。不是你的，你就是天天守着他黏着他，也不是你的。于红见过郭文良，她发现对方从不用正眼瞅她，总是梗着脖子。于红谁也不怕，尤其是男人。因为，所有见过她的男人都朝她飞眼，每一双眼睛都像是钩子在勾她，而惟有郭文良无动于衷。于红的个子高挑，是做模特的料儿。她哪回站在郭文良的身边，脸就发烫，心都发跳，觉得和这样的男人并肩在马路上走，才算是郎才女貌，才显得威武和气派。

美歌也不劝说于红，扭头就往外走，大声说道，一个小时后我就起飞了，我到那再把房间的电话号码通知你。就那么定了，这回你一定得把所有和郭文良接触的女人，什么模样和姓名单

位告诉我,别再是屁股小腿特别长之类的虚话。一定要盯住琴,漏掉了我惟你是问。话说完时,美歌已经拉开门,等待着于红慢慢走出来,好锁门。

于红无可奈何,她想,我就够恶的了,美歌比我更厉害。

美歌出差以前,和郭文良做了一夜的爱,美歌在郭文良的胸脯上咬了好几块伤痕,青青深深的。郭文良嚷着,你要干什么!美歌疯笑着,这是我临走时给你留的纪念,让你忘不了我。郭文良对美歌经常做的这种恶作剧哭也不是笑也不是。郭文良开始着手调查阿强,他对这个心黑手辣的人物产生浓厚的兴趣。他找来琴说,你负责调查车夫,我负责调查阿强。琴说,你爱人是不是出差了?郭文良惊诧地忙问,你怎么知道的?琴不经意地笑笑,看你一脸的煞白,昨晚估计没睡好。说完,她的脸颊突然一片绯红。郭文良听出她的暗指,不高兴地辩解,你怎么什么都管啊,这是我的私事。琴摆弄着手指说,我不就是开句玩笑吗。

车夫这人比较鲁莽,交结豪爽。但阿强的调查很困难,他的哥哥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,认识一些人,他叔叔在法院又牵动着上面一些头面人物。阿强可能还涉及一些经济问题,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。郭文良和同事们连夜奋战和追踪,又依法追捕追诉八人,这样就变成二十六名犯罪嫌疑人。在开庭的时候,二十六名犯罪嫌疑人中有二十人请了著名律师,其中有一个就是郭文良的老邻居老葛。整个大厅里几百人座无虚席。郭文良作为国家的公诉人,要和二十个律师二十六名犯罪嫌疑人舌战。稍微有一点疏忽和纰漏,就可能使真正的罪犯逃脱惩罚,使受害者蒙冤。

开庭前的中午,小组的三个人吃饭。琴一声不吭,郭文良瞥着她问,怎么了?琴还是不说话,郭文良火了,就要开庭了,有什么话说出来呀!琴说,我替你调查了,阿强的哥哥四处活动,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车夫那一伙。郭文良吐了口长气,这早在我预料之中。我调查完了,给单国安砸的第一块砖头的人就是阿强,正打在单国安的胸口上。就这一砖头导致单国安再跑时,两腿没有了力量。琴瞄了瞄郭文良,你有证人吗?郭文良说,有啊,三个人。琴撇撇嘴说,我知道你找了三个,可到法庭上你还剩下几个,就很难说了。郭文良戳起身,他们敢翻案,谁翻案我就让他们进监狱。

下午,郭文良胸有成竹地进行公诉,他对主犯阿强和车夫等人的犯罪事实了如指掌。他甚至对犯罪分子在黑夜里作案,穿什么衣服,什么颜色的衣服,在多远能够看见都调查得细致入微。开庭用了两天半的时间,郭文良运用法律武器,历诉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,出示各种证据,与每个律师论理论证,与每个罪犯周旋,令在场的人心服口服。郭文良发现老葛始终没说话,而是用眼睛瞟着他的每个细小表情。车夫这伙人的暴行证据充足,最后在取阿强的证人时,果然有两个人跳出来翻案,往自己身上揽,说那砖头是自己砸的,阿强根本没动手,还让我们克制呢。阿强在悄悄冷笑,死死盯着郭文良。琴站出来答辩,拿出两个证人先前的口供。阿强突然在庭上大喊,这一男一女有好情,在我的案子上一唱一和,法官要秉公调查,要立马明断。一句话落地,法庭上一片大乱,郭文良满脸涨红,点着阿强说道,你这是侮辱国家政权,我是代表国家的法律惩办你们这伙歹徒,使单国安黄泉有知也瞑目。阿强摆脱刑警的束缚,嚷道,我是侮辱你和你相好的女人,你们这帮鸟人没权力判决我。这时,阿强

一伙人在庭上乱七八糟地喊着，说什么话的都有。

这时，老葛慢悠悠张开嘴，拿出证据，证明阿强并不是打人首犯，踹了两脚只是断了肋条骨。关键部位是车夫打的，拿的不是砖头，是迪厅里用的小啤酒桶。这个啤酒桶是不锈钢制作的，砸在了当事人的肝脏上，而且不是一下，而是连续两分钟。打架事件的挑起者是他的当事人，先动手的却是车夫，指挥打架的也是车夫，而这帮人的核心人物更是车夫。阿强在这帮人中因为背景的原因，看着是个头领，实际上就是随从。动手的一共是五个人，惟有阿强动手最轻，判他是首犯，不公平。就在这五个人中，真正的首领也不是阿强，而是另外一个叫黑子的。这个黑子现在潜逃了，黑子指挥这帮人追击车夫到医院门口。还有是黑子挑事和车夫发生冲突，在殴斗中是核心人物。单国安头上一根棍子也是黑子做的。这一棍子比车夫的那啤酒桶要轻一些，但远远要比阿强的重。阿强看要出事，想撤走。是黑子提出来要和车夫一伙火并。这两帮人名义是为了那个女人于红，实际上结下梁子的时间很久。他们属于特殊的流氓团伙儿，其目标不抢劫，不奸淫妇女，就是为争地盘争老大。真正的较量是车夫和黑子，而不是车夫和阿强。老葛的话震撼了所有人，包括在场的两方律师。

郭文良毫不示弱，他知道黑子这个人。在取证过程中，也有人提出黑子，但都说他没有动手参与殴打单国安，而是属于旁边凑热闹的。黑子在这拨人里的威信很高，为人也很讲义气，也是一个著名的孝子。他母亲有病住院一个月，黑子没脱衣服，整整伺候了母亲一个月。母亲病好了，黑子瘦了一圈儿。回家睡了一个礼拜才缓过来。郭文良提审过车夫，车夫也说黑子没动手，动手的是阿强。阿强是最坏的，也是这拨人的头儿。黑子充其

量也就是个军师，帮阿强拿个主意。黑子出事后就迅速逃跑了，公安局到处找他，没有任何踪迹。有人传说他跑到外面去了。郭文良拿出一叠证据，口若悬河，引证阿强绝对是首犯，因为这帮人所花的钱都是阿强提供，阿强说话在团伙里绝对有分量。而阿强和车夫的争斗，是因为两个人都拼命追逐于红，而阿强表现的欲望更强烈，他发誓要把于红夺到手，车夫要插手，就把车夫干掉。黑子不同意阿强的做法，但阿强说，谁不同意就滚蛋。黑子没有再说话，这说明这件事端是由阿强挑起来的。郭文良说得审判长也频频点头。

休庭时，郭文良得到秘密通报，案子检察院肯定胜了。因为，市政法委书记发话，法院的一位副院长四处为侄子阿强活动，这是一个司法腐败的问题。一句话定了乾坤，法院这位副院长不敢再动作，他觉得政法书记的批评过头，弄得自己也窝火，因为案子本身有疑点，亲戚也不能见事不管，人之常情，批的这么严重实在不服气。事后，郭文良听检察长说，市政法委书记早就想拿掉这个副院长，因为副院长曾经驳过他亲自批的一个重要案子。郭文良就这样简单胜诉了，当审判长宣布郭文良胜诉时，他心里有欢愉，也有苦涩。老葛说，我们还要上诉。郭文良再一次胜诉，惩办了阿强这有势头的歹徒。苦涩的是，他亲眼目睹到老葛败诉，潮湿着眼睛离开法庭，临走时朝他做个吹洞箫的姿势，让郭文良的心里很不好受。他想了想终于走过去。

老葛对郭文良说，我在公证处，只能做公证，但不能做到公正两个字。在公证处什么花活都有，你就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。可在你们检察院不能这样，这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郭文良端详着老邻居的脸庞，皱纹一道道的，刻着半个世纪的沧桑。老葛说，你太心高气盛了，这心境吹不了洞箫，一吹就跑风，声音

就不圆润。郭文良惭愧地说，我早就不吹了。老葛说，因为你有名气了。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，每临大事有静气，你缺乏这点。郭文良不好意思地央求说，你还是我的老师，以后凡是你的辩护的事，我都回避行吗？老葛瞥他一眼说，你更是欺负我。这次你胜诉，并不意味着你自己的胜诉，而是人为的东西。我调查清楚了，阿强肯定不是首犯，这是有人合伙往他身上栽赃。他们一伙人都知道，他的叔叔是法院副院长，不往他身上推，往谁身上推啊。阿强打完人，也到处对同伙炫耀，就说我带头打的，看谁能敢把我怎么样。其实，第二次追车夫到医院门口的领头人确实不是阿强，而是黑子。黑子是个建筑工人，后来通过自学能看懂图纸，在建筑业有一号。他的变化是车夫霸占了他的一个女同学，两个开始结下梁子。为这个，他觉得实力不足，就拉住了阿强一伙。他有智慧，也有胆略。这次出面栽赃阿强的就是黑子，黑子通过内线关系，竟然说服了老对头车夫，携手共同栽赃阿强。车夫居然同意，他和黑子争斗这么多年，对黑子又佩服又嫉妒，他在阿强的处理上与黑子达成共识。阿强实在太遭恨了，车夫在拘留所里提起阿强咬牙切齿。与其说车夫同意黑子的主意，倒不如说车夫知道自己下场不妙，干脆就拉阿强做垫背的，把阿强也推下悬崖。于是，就悄悄演变了你的所有证据。

郭文良愣住了，他在调查取证中没发现老葛说的这些线索。

两个人离开法庭，外面下起小雨。郭文良迅速把雨伞给老葛撑起来。老葛感慨地说，车夫这人虽然恶，但有感情。知道把单国安往医院里抢救，他在拘留所不遗憾自己被枪毙，而遗憾没有抢救过来单国安。他说，他不惩罚与他没过节的人，而单国安就是。他还遗憾没有真正爱过一个女人。他可能喜欢一个叫于红的，你什么时候查一查，他高中文化竟然给于红写了一首情



诗,写的水平不高,可很有滋味。说着,老葛把一张叠好的纸条递给郭文良,你交给她,我这老头子不干这卿卿我我的勾当。郭文良把纸条小心翼翼地塞进内衣口袋里。老葛对郭文良说,我口冷,你并不是优秀检察官。你虚荣心太强太好胜,也太容易得罪人。我料你迟早会离开检察官这岗位,你也冷静想想自己。郭文良没理会老葛的忠告,他觉得谁也没那么大本事让自己脱掉这身制服。

深夜,郭文良忙完了案子回家时,习惯地喊了一声美歌,没人回应。才知道美歌已经去海口了,留给他一张纸条:注意按时吃胃口药,我想你……郭文良躺在空荡荡的床上,觉得脸上有点凉,一摸,眼角溢出泪水。他开开灯,拿出相册,翻阅着两个人在恋爱期间的一幅幅照片,看着美歌那可爱的样子,又禁不住喉咙酸起来。他最厌恶男人流泪,可他却怎么也控制不了自己的串串眼泪。他不相信自己怎么变得那么柔情蜜意。往常他都是不太爱动心的男人,女人就是生活需要。他又想起老葛那番话,老葛是发泄自己失败的情绪,让一个小辈份的给打败,脸面无光。两个自尊心很强盛的人谁都不能容忍失败。

没两天,风云突变,副检察长老周对郭文良说,这个案子你先放手,让别人接。你接新的案子。郭文良恼火地问,凭什么,案子还没结束,老葛还要上诉。另外,车夫最后救单国安的行为证明他还有缓。老周说,我让你交你就交。郭文良说,就因为阿强那王八蛋说我和琴有染?老周不动声色地说,这个案子已经转给刑事科,你接阿强他哥哥的案子。郭文良听罢一阵子激动,问,他哥哥出什么事了?老周漫不经心地说,挪用公款两百多万元吧,昨晚突然失踪了。而且有可能涉及到阿强。阿强和他哥